箫叙事

阿闻◎著

◎滇西刀客，昔日怨侣，执迷葫芦箫的男子。
故事里的一切，都在云南。
云南的一切，都在故事里。

斑斑红色，如血，如霜，一片热烈。
听到的传说和看到的现实挑动我的神经，把一些男人的故事画在了这片甘蔗林里，
把**爱情**的执著和**坚贞**都涂在了**凤尾竹**的**青翠**上。

新华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自 序

飞机穿出了杭州的积雨云，天上很亮。空姐通报就要到昆明巫家坝机场的时候，我在发烧，身上有些冷。在飞机上往下看，绿一块红一块，想必绿的是树，红的是土。但我确实没见过这么红的土，于是就仔细看，有点激动地看，挤得靠窗的大嫂直埋怨。我看得出了汗，头脑舒服了一些。

这城市不像杭州那般，不像京城那般，不像北方的任何城市，不像赫尔辛基或者伊斯坦布尔。红土，红土上的城乡，这是云南。

这一幕，发生在 5 年前的夏天。

四季如春，天高云淡，花潮如海，象舞雀飞……小时候这些关于云南的想象萦绕了很多年。我终于带着从前的臆想走在了高原上。

我听到了很多故事，并一直在写这些故事。每次写大滇的红土时，我总想起在飞机上第一次看到红土——绿色我已经熟视无睹了，而斑斑红色，如血、如霞——溶在我心中的影像，一片热烈。游逛大滇的时日，听到的传说和看到的现实都一直在挑动我的神经，挑得我甚至感觉得到疼痛。

在海拔 2000 米的高原上向西南游走，我感觉自己像一条鳗鱼正从小溪游向深海，途中扭摆着。大理、澜沧江、怒江、高黎贡山、腾冲、盈江、瑞丽……这是“三迤”之地，民风如同一坛坛好酒，就摆在路边。

我是一条醉鱼。

从国道 320 线的 2840 公里到 3695 公里，约 800 公里的路程，蜿蜒出一条弯曲线，落差近 2000 米，我“走”了约 1500 天。有处叫“拨云”的小地方，这个地名出现在霏霏细雨的路上，它给了我灵感，我在地图上标了记号，造出了一个“呈州”，并把在高原上感受到的关于婚姻关系和信任危机的故事放在了“那里”；在高黎贡山下的热海湿地，我坐在黑色的火山岩上，拿着景颇人送给我的户撒刀，听那些早年来自北方的汉人讲过去的事情，在地图上我又标上了记号，把一片甘蔗林从火山画到了大盈江，也把一些“男人的故事”画在了这片甘蔗林里；而在傣家的泼水节上，那些清泉一样的丝竹旋律中，我听到了最“乡土”的爱情故事，于是我在地图上找到大滇



的最南端，画上一簇簇舞动风情的凤尾竹，把爱情的执着和坚贞都涂在了凤尾竹的青翠上……

写了 10 多年故事，5 年前，我开始写大滇高原上的故事。

我在自己的“文本库”里找到这组原本命名为“幻箫云袖伴天刀”的文档，从里面选出这几个我最中意的文本，忍不住一遍遍安静地重读它们，高原的斑斓就又一次次浮现……

想出这本书时，为书名踌躇了很久，这些荡漾心旌的故事不该与那些愤世嫉俗的词句有瓜葛，就给这些文本取个平和的书名吧。

我想，就叫《云箫叙事》吧。

2007 年 6 月

阿澜

目录


云箫叙事之拨云 / 1

廖玉的猜疑与敏感，使叶正然的生活变得压抑，他们不堪对方所施加的压力，终于在误会中终结了婚姻；叶正然一直倾心的许芳苑嫁了樊小刚，可樊小刚却患上了绝症；十七岁的少女司耘先是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后来又爱上叶正然，没有结果的两次爱情，让她几乎堕落；评书艺人袭老先生和他的评书，始终贯穿在这个现代故事中，他像是在人生路口拿着指示牌的先哲，让生活的旋律跟着他评书中的传奇唱唱和和……

这是个有些“残忍”的故事，发生在高原城乡。故事中有内心情感的细腻表白，有当代人迷茫、抑郁甚至堕落的自我剖析，浓重的无奈与伤感在字语间奔跑蹿跳。那种共鸣和被敲打、被剖析的疼痛，不可回避。

云箫叙事之滚腰 / 153



漂泊求艺的岳三阳有极好的音乐天赋，他来到边陲小镇勐芒拜师学艺，与同门师姐伊皎产生爱情。老师临终前把一个未完成的曲谱交给岳三阳，希望他能完成这个作品。岳三阳为这个曲谱付出了汗水，他的爱情也开始阴错阳差……

伊皎被毁容，接着婚变，无奈中她远走他乡寻找岳三阳，欲求得岳三阳原谅。两人尽释前嫌，结为夫妻。他们终于完成了老师的曲谱并演绎成歌舞，一炮而红……

这是诗一般的爱情故事，处处流露着浓郁的边城风情。

几个北方汉子被生活所迫在滇西做起了“刀客”。秦大哥命案在身，抑郁中客死他乡，留给老李一把神奇的户撒刀；刘二哥被病魔纠缠，儿子为救父命勇闯高黎贡山寻药，却失去了一只手臂；杆子和老李一起生活在小镇里，各自有了女人，却经历了一场生离死别……

在故事发展的进程中，如果您闭上眼睛，想一下滇西一望无际的甘蔗林，想一下凤尾竹摇动的影子，想一下云雾缭绕的高黎贡山，再想一下，一把沾血气的户撒刀……阳刚与阴柔，交合冲击出的“撼动”，便萦绕在故事内外了。

目录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云箫叙事之拨云



1 那天在书馆，他在台下，裘老先生在台上，台上台下由一盏香炉三炷香隔开，香烟好像织起了一层幕布。在叶正然看来，那香烟隔得很温柔，但确实如同屏障，这台上台下，就和教堂里忏悔间的帘外和帘内一样。

2005 年，叶正然三十四岁。夏天的拨云山下，叶正然在书馆里捡到一件衣服，口袋里有个证件，他在证件上得知了失主信息，就在书馆的小黑板上写了“司耘找二号客栈 109 房间叶正然拿衣服”，当晚便认识了司耘。司耘，十七岁，呈州一中高中生。叶正然看着证件上显示的出生日期，心里直感叹，唉，十七岁，再加十七岁，等于三十四岁。我十七岁那时干吗呢？

小姑娘并不十分礼貌，当天半夜找到叶正然拿了衣服说了声“谢了”转身就走。叶正然笑笑，看着司耘的背影说，常来玩啊。

书馆离二号客栈仅仅二百米。拨云山下被开发的面积不大，仅限于山的东南方。开发区域的外围是一片甘蔗林和几个相对原始的村子。拨云山其他方向多半是森林，还有一部分是原始森林。外地游客要来拨云山并不便捷，要从昆明沿云贵高原向西北盘山而下，在高速公路一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下车，直接上土道向东走。高速公路在拨云山路口附近没设护栏，这段时间路口处已经出现了马匹或摩托车，生意人会善意地告诉游人：摩托车需要十分钟；马匹需要四十分钟；步行，一个小时。

这地段属于呈州市，却也是呈州的边缘。开发商说，要把公路修起来，第一需要拨云山成为呈州政府认定的旅游景点，第二需要大量的资金。

说书人说，等吧，写《水泊梁山》的人死了，一百单八将的故事却留下来了。

2005 年，拨云山最出名的最有特色的东西是书馆，连省城昆明人也知道。说书人裘老先生年过七旬，是云南评书的正宗传人。他不管游客是哪里人，不管别人听得懂听不懂，都坚持用云南方言说书。外省的游客开始听得一知半解，却也被云南方言和裘老先生的神采带入境界，熏陶出三分醉意。裘老先生针对游客的现状，说的并不是系列故事，他每天讲得都是段子，有很多是互不相连，基本能保持一个月不重样。他把最经典的评书段子不断说给游客，不求连贯，只求精彩。

拨云山什么时候能真正开发成设施完善的旅游基地，有待时日。裘老先生说，办奥运会还得需要五六年才能建成那些场馆，很多事情需要等的。这拨云山穷乡僻壤，虽然和奥运场馆相比百牛一毛，不成比例，但目前纯粹是私营老板在投资开发，开发商有钱，五六年把它办起来也说不定，要是政府给点支持，说建起来也就能建起来了。

叶正然来到拨云山整两天，他和裘老先生成了忘年交。他把自己来拨云山的缘由全盘托出，就像身心疲惫的人找到了教堂里的神甫，急不可待地交出心中的郁闷。那天在

书馆，他在台下，裘老先生在台上，台上台下由一盏香炉三炷香隔开，香烟好像织起了一层幕布。在叶正然看来，那香烟隔得很温柔，但确实如同屏障，这台上台下，就和教堂里忏悔间的帘外和帘内一样。

那天阴雨，书馆里没有别的听众，只有叶正然和裘老先生。老人照样拍响了醒木，“啪”的一声，震得叶正然心神不定。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话说民国初叶，天不太平地不安生，大滇高原雷滚风动。三江之上云雾之下一片混沌。这一年从入夏到末秋，淫雨霏霏无有间歇。山下江水泛滥，百姓纷纷前往高处躲避山洪。滇西地势舒缓处一座高山下一时间聚集了千余逃难者。此山有名，方圆百里百姓也实属无奈才聚集此地。拨云山，这是民间相传了几十年的土匪老巢。

这一天又有几十人来到拨云山下安营扎寨。领头的后生望着山下密密麻麻临时搭建的草棚，欲带领众人向山上再挪一挪，被一老者拦住劝告：不可再上了，山上下来了人给划了个界限，可看见上面那两块竖起来的石头？那是上面的人给出的界限，越了界限，人家就开枪射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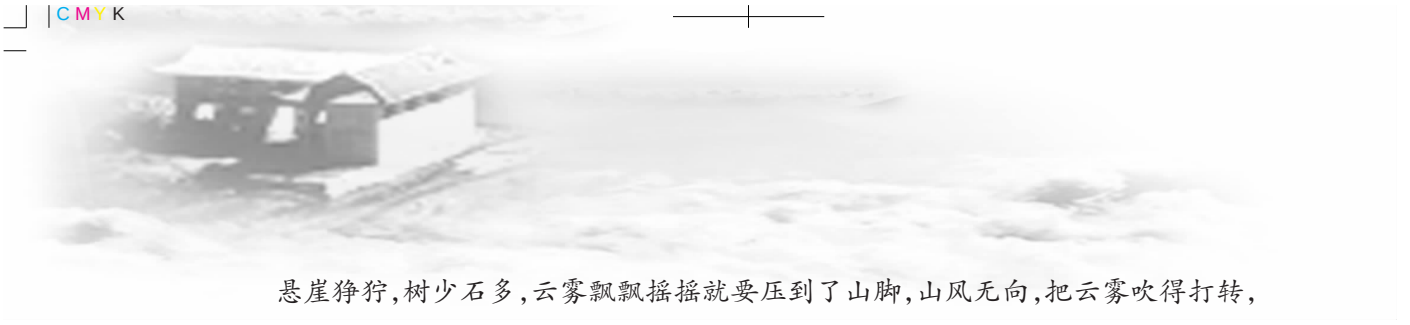
后生早就听说拨云山上的装备，传说山上机关重重，灰瓶爆子滚木雷石到处安设，当年大清派兵剿匪，连半个山都没上去，半个人也没见着，就被山上的武装整得死伤无数。莫非这是真的？有道是听人劝吃饱饭，后生也不强行，招手示意跟他一同来的同乡就地安置。

开场这一段，裘老先生声情并茂眉飞色舞，把故事用云南话说得韵味十足。叶正然坐在第一排，看得清老人的一举一动。他记得进书馆时看了门口的“今日书目”，有《三国》和《封神》，并没有这“拨云山”。

叶正然已经猜出这故事的主人公必定是那个后生，却没心思追根问底。他自己编过很多故事，掌握编故事的所有手段。只是，他不再想去编故事，他写累了，厌倦了作家的称号。这一刻他想，我如果从此告别城市来到这样的地方生活，是不是也能像裘老先生一样给人讲故事。叶正然觉得，这是个不错的营生，虽然这雨天只有一个听众，虽然明天说不准有大雨暴雨，这里没了听众，都不算什么。

裘老先生指着外面的电闪雷鸣，融景融意，直说得叶正然听到了雨声。

正晌午时，拨云山上雷声滚滚，随着雷声，雨也大了起来。山上已经有几处流下泥水，并伴有流沙碎石。刚来的后生刚刚要在离山最近的地方安置，听见背后有人呼喊，连忙往山上望去。拨云山山高坡陡，山体直插云霄，不愧这“拨云”一称，只见



悬崖狰狞，树少石多，云雾飘飘摇摇就要压到了山脚，山风无向，把云雾吹得打转，那些带着沙石的流水就从云雾中倾泻下来，越来越急。后生不看则已，这一看可吃惊不小！这时云层里又有几个闪电响雷，闪电和雷声几乎同时出现，咋个说？那叫个近！不好，快躲！说时迟那时快，后生快步如飞冲向他带来的那伙人，一把抢过一个妇人怀中的娃娃，大喊“快跑快跑”！

这时山上已经有了声音，那声音极其恐怖，加上天上的雷声风声，这半里方圆像是被魔鬼罩住一般。靠近山根的大概有六七户人家，老老少少，一片混乱，哪里赶得上逃命！只听得一声轰鸣，一大块山体被雨水泡开，裂开的土石干燥，一时间被暴雨激起了一片红雾，山风席卷，山洪倾天……

众人死伤无数暂且不表，单说那后生。

这后生二十出头，身高五尺挂零，细腰乍背，方脸宽额，生来浓眉大眼，身板十分健壮。他从妇人怀里抢过孩子，招呼大家撤离，却怎么也来不及了。他只感觉身后一声轰响，山摇地动，混浆浆的泥土在他后背上猛撞了一下，他身子被推得踉踉跄跄，一步不慎滑倒在地，那怀中的娃娃吓得哇哇哭叫，后生双肘擎地护住娃娃——这一重创非同小可，耳边轰鸣如雷，后生也听得到双肘碎裂的声音，喀嚓一声，疼得他几乎昏死过去……

雷远雨稀，泥浆中颤巍巍爬起众多死里逃生的老百姓。这时只听得一声枪响，“啪”——拨云山左右并没有另外的山头，这声枪响却好像带着回音，由下向上，枪子儿像钻天猴一样尖叫着就飞了出去！那叫一个响亮！众百姓回头往山上看去，只见一少人马急匆匆冲下山来，领头的身披蓑衣头戴斗笠，手中一支长枪枪管硝烟未尽。这可是土匪的山头，莫非土匪趁火打劫乘人之危？紧接着“啪啪”又是两声枪响，山下百姓又开始四散奔逃，来不及逃跑的站在原地，战战兢兢，个个目瞪口呆！

我讲给你的是个新书噻，给你开个小灶，听听哪样效果？裘老先生说。

外面的雨真的猛烈起来。裘老先生泡上一壶普洱茶，给叶正然斟了一盏。

难得这种天气你还来听我说书噻，雨大，天还不晚，我们吹吹？裘老先生明显是戴着假牙的，说话时不住地合嘴，他要稳住牙齿。

叶正然苦笑了一下。老人家，我没吹的心思哩。您这段书可是不错。

吹一哈吹一哈！这雨天你回去还不是寂寞？裘老先生说。

那天晚上，裘老先生和叶正然真的吹到了午夜。老先生对叶正然说，你讲一段你的故事，我讲一段我的故事，爱怎么讲就怎么讲，愿意讲精彩的就讲精彩的，愿意讲郁闷的就讲郁闷的。叶正然说，老先生，我这里全是郁闷的，你愿意听？裘老人家说，很多事情，你讲出来心里就不怎么郁闷了，有话得说，有歌得唱，有屁都得赶紧放哩，不然就憋坏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心脏。于是叶正然沉思片刻，也把老先生桌子上的醒木“啪”的一声拍响。

那个雨夜是叶正然来到拨云山的第一个夜晚，那时叶正然还不认识司耘，他的故事里有个姑娘，和姑娘许芳苑并列出现的，是他的老婆廖玉。

叶正然问裘老先生，老先生，您老伴儿还好吧？裘老先生说，伙子，我一辈子没娶亲啊，光棍一根啊。叶正然说，哦，那您年轻时候也有过中意的女人吧？您也谈恋爱吧？裘老先生说，有的嘛，有过两个哩，青年时代恋爱过一回，老了老了快六十的时候又动心过一回。唉，人嘛，成不成的另论，想不想的，可就自己心里知道哩。

这话在叶正然听来，很有点推心置腹的意味。他有点感动。这些日子，叶正然能明显感觉出来自己脆弱了。来拨云山他坐汽车只两个小时不到，并不很累，但他疲惫得只想大睡，却又怎么也睡不踏实。到拨云山住进二号客栈后，他身上开始疼，心里像有一块肥肉腻在那里渗着荤腥。他不得不哼着歌儿找消遣，不敢在客栈的木床上胡思乱想。

裘老先生的普洱茶确实不错。在雨天享受这种热茶，温暖，温馨，还有点温情。

叶正然打了冷战，却感觉从心底涌出来一点点暖意，这暖意让他不想马上走，走在雨里躺在客栈的木床上都会马上消耗掉这些暖意。他捧起茶，对着裘老先生笑。

我不是出来旅游的，我是出来想想自己的爱情和婚姻，虽然想也想不出什么头绪。叶正然把这句话说出口，禁不住笑了。这话太正统，正统得好像自己说得很不真实，不如裘老先生的评书真实，也不如自己编的故事真实。

裘老先生把盏而笑，拨云山是个好地方，纵然你心中乱云飞，到这里也应该被梳理。这山有些灵性，山上有个庙，庙可有些年头了，很多人郁闷，都到这里散心哩。

叶正然看着老先生。书馆里只亮一盏灯，马灯形状的电灯。那种马灯许芳苑家有一个，从来没点过，但始终放在桌子上，擦得锃亮。

叶正然和廖玉在他要来拨云山的那天的对话很有意思。廖玉是想说起什么，她近来说话习惯用什么做个“引题”，于是她说，鲁迅家的后院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叶正然抬头看着她，不知她又要做什么“文章”。廖玉接着说，叶正然心中有两个人，一个是女人，另一个也是女人。

廖玉从来不提许芳苑的名字，但叶正然知道她说的就是许芳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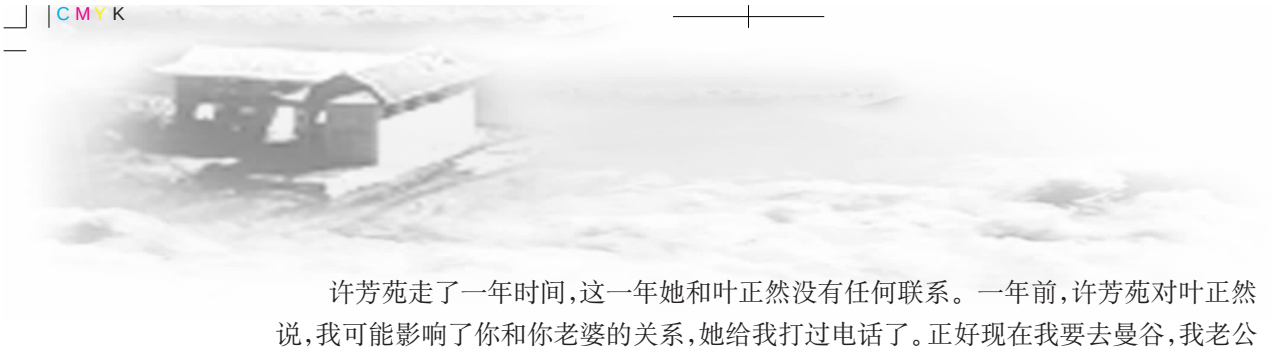
叶正然从座位上站起来往卧室走，廖玉就紧跟在他身后。

你那个志同道合的女人又回来了，她又给你来电话了，你们聊了大概十分钟，她的新号码是 ××××××，起始时间上午十点五十分。

叶正然猛然回头瞪着廖玉，他下意识地看一眼沙发边的电话。

那话机是廖玉买的，功能齐全，铃声悦耳，上面能显示一切廖玉想知道的资料。

许芳苑的确回到呈州了，她刚到呈州就给叶正然打了电话，时隔一小时，她又接到了一个电话，显示的号码是叶正然家的，但给她打电话的是廖玉。她“喂”了一声，听见对方是廖玉，犹豫着想放下电话，廖玉却已经听出了这声“喂”，这声“喂”很纯正，和从前电视里接听热线的主持人一样。廖玉说，你回来啦？在国外时间长了是不是有点想家？



许芳苑走了一年时间，这一年她和叶正然没有任何联系。一年前，许芳苑对叶正然说，我可能影响了你和你老婆的关系，她给我打过电话了。正好现在我要去曼谷，我老公在那里发展得不错，我应该去帮他，我走了，就不和你联系了。这一年，叶正然潜心写着自己的东西，闭口不提许芳苑，却怎么也没法让让廖玉抹掉许芳苑的影子。他的文字廖玉是随时能看的，所有故事里关于爱情关于暧昧，都得接受廖玉的百般品评，她的品评是离不开许芳苑的。

妖精就是妖精，我早说了她是妖精，专门迷你这样的男人。廖玉对叶正然说。

是不是还要回《新新视点》了？你可闲了一年多了。廖玉说。

久别胜新婚啊，是不是开始心旌荡漾了？廖玉又说。

叶正然看着廖玉，本来瞪大的眼睛慢慢变得黯淡，绷紧的脸面也渐渐放松。他躺在床上，把双手枕在脑后。廖玉斜靠在门框上，眉梢眼角带着斗志。

两分钟后，叶正然平静地对廖玉说，我们结婚两年了，这段时间我都没出去走走，我想去山里看看，我们也好各自考虑考虑这婚姻。小玉，如果我们今后的几十年都这么过，很没意思了。

是不是约上那个女人一起进山？廖玉继续跟进。

叶正然笑笑，不再说话。他习惯了廖玉的这种思维方式。

手机已经很久没开了。廖玉几个月前拿着叶正然的身份证去电信局打印了叶正然的通话纪录，回来后半真半假地挨个询问那些号码是谁的，男的女的。叶正然和廖玉大吵一架，从此关了手机。

叶正然开始给手机充电，开始在记事本里找号码添加在手机里。他看了看衣柜上横放着那个从前四处奔波时用的手提箱，那东西很久没动过了，很多灰尘。他在想，是用水冲干净还是用湿抹布擦干净。

我就这么来的。叶正然说。拨云山我几年前来过，我曾经写过这座山的风土人情。那时，我在呈州的杂志社，《新新视点》。

裘老先生安静地听着，始终面带笑容。这笑容让叶正然很是温暖，他甚至想起了自己的童年。

普洱茶已经续上了第二壶。书馆外，大雨没有减弱的迹象。老人家站起身来，接过叶正然一直把玩的醒木，又在案板上拍了一板。

上回书说到拨云山上冲下一队人马，直奔山下受灾百姓，吓得众百姓四处奔逃。那位说了，土匪就是善于趁火打劫，抢夺不义之财。这话没错，拨云山前后左右上百里早就没有了大商贾，小财主们听到拨云山三个字也个个闻风丧胆逃之夭夭。官商转向，马帮绕道，惹不起咱躲得起，偌大个拨云山上百口人要活着，哪有不抢之理！

回头咱说从山上冲下来这伙人，坡陡腿快，转眼间已经来到山下。最前面那个手中提枪之人举枪示意后面的人停下，看着山下一片狼藉，此人不由紧皱眉头。他一声令下，后面的几十个人分散开来直奔受伤百姓。从山上下来的人中有一壮汉，从肩上甩下十几把 锹镐分给众人，指令大伙快挖塌下的山体，说不定能救活几条人命。这声吩咐让众百姓有点镇静，这伙人根本没去抢掠，反倒救人在先，全无匪性！大家也来不及多想，抓了锹镐开始挖山抠石。

单说那护着娃娃的后生，他被山石击倒双肘着地，怀中的娃娃安然无恙，他却昏死过去。那小娃娃未满周岁，万事不懂，惊吓得大哭不止。有人发现娃娃哭声，顺声寻到了已经成了泥人的后生。一个有些瘦小的“山上人”翻开后生，从他怀里抱起娃娃，好个呵护，后生随即醒来看了一眼娃娃得救，想说什么，却疼痛难忍，又趴在了地上，待他再抬头眼前便不见了刚才抱着娃娃的“山上人”！他大喊几声娃娃的名字，怎么也支持不住，再次昏倒。后生清楚记得刚才抱娃娃那个人的手臂，腕子上有一串血红玛瑙，腰里还有一把镶金的九寸短刀……

咱放下这片混乱不讲，就说说这个后生和这个娃娃。后生名叫叶青，中原人士，两年前随父亲来到云南做玉石生意，寄居在父亲的朋友家。父亲的朋友也是做玉石生意的，家中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小萍，一来二去郎情妾意，两位父亲也就想成全这门亲事。只可惜叶青随父亲去了一趟边塞，被土匪劫了钱财并关押了半年之久，父亲的好友四处打听，得到的消息是叶青父子已经落入外邦土匪之手，凶多吉少。正值此时有乡邻上门提亲，无奈中那位父亲只好嫁了女儿。待半年之后叶青父子历尽千辛万苦回来，已经事过人非了。叶青父子便自立门户，在山下建了一户坯房过活。按说买卖不成仁义在，不成亲也成友，大家相安无事也就照常各自生活了，但却偏偏又遇到不幸。那日父亲的好友登门，怀抱一个娃娃，进门先行跪倒，已经泣不成声。

叶青父子大惊失色。叶青父亲连忙上前扶起结义兄弟，细问详情。原来昨日一伙土匪下山，直冲乡里抢粮食，那家女婿不服，与他们争斗，被他们一刀下去，那女儿以死相拼，却哪里敌得过那些强盗啊，被五花大绑掠上马背……

裘老先生突然坐下，在茶上吹了吹，咂上一口。伙子，我这悬念怎样？

叶正然没想到老先生讲的后生叫叶青，老先生还不知道他的姓名，竟编出了个和他同姓的人物。这时的叶正然感觉，这个只有他一个观众的新书和他有一种相通的氛围，但究竟哪里共鸣，他还说不清楚，他想，可能缘分就是这个东西。他还觉得，自己必是遇到了讲故事的高人。

您这故事已经编完了吗？叶正然问。



故事是八九不离十的，但要看怎么讲才合适。裘老先生说。

您这是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叶正然再问。

就是日子里发生的故事噻。从前有从前的故事，现在有现在的故事嘛。裘老先生又说。

是啊，我有我的故事，您有您的故事。叶正然自言自语。

嘿嘿，其实故事和故事也能相通，说不定我这也有你的故事，你那也有我的故事哩。裘老先生说。

六月的拨云山，一个雨夜，叶正然把自己的故事讲了个开头，而裘老先生送给他的也只是头场书。老人家说，伙子，我这故事里有武侠有神功，也有男女相悦，现代词叫爱情或者情感。你说你感觉共鸣，也许就是这男女关系上的伏笔吧，我只说了九牛一毛，你倒嗅出点味道来了，我们有缘哩。

缘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叶正然说不好，他知道缘来了的时候，身心是愉悦的，他和裘老先生一见如故，是缘。当年和廖玉相识的时候，还有后来和许芳苑相识的时候，他都有过相似的愉悦。

在叶正然想象中，自己的拨云山第一夜，应该杯酒孤灯，应该醉眼看月，应该落荒而思。他绝没想到自己能沉浸在新的缘分中，能被裘老先生的开场新书勾起诉说的欲望，也没想到自己竟然真的说出了沉在心里的心事。

叶正然向裘老先生作了自我介绍，裘老先生说，你就是叶正然啊，报纸杂志上不少你的文学哩！你是呈州的大作家，小老儿可有个请求，您要是还在写作，就帮我把这部《拨云山》整完吧，我老了，也许，这就是我最后的段子了，我想把它整完全了，留下来。

叶正然苦笑一下，我哪整得了评书啊。

你整吧，不按我的评书整，按你的文学整。裘老先生说着，给茶壶里换上了新茶。

许芳苑没再打叶正然家里的电话。她刚回到呈州就先告诉了叶正然，但不到一小时，廖玉的电话就反追回来。她赶忙应酬电话里传出的情绪。廖玉说，我老公安静了一年，真是安静得有点寂寞了，都有点孤单了，连个找他的人也没有，所以这一来电话我准知道是你，真是感谢你啊，看来就你一个人记得我们家叶正然。许芳苑呵呵笑了两声，寒暄几句，说了句真是打扰，就放下了电话。她回头对老公做了个鬼脸，又笑眯眯地抚摸隆起的肚子，她对樊小刚说，这小家伙刚才踢了我一脚，那是叫我不要在电话里啰嗦呢。樊小刚说，看来叶正然不在状态。

樊小刚已经收购《新新视点》了。许芳苑说，这杂志几乎荒废了，没人愿意接这个烂摊子，原先的能人都走了。樊小刚说，叶正然不是还在呈州吗？应该先找找他啊。许芳苑摇头，我去找不合适，廖玉对我很不客气，怕我抢了她的老公。樊小刚哈哈大笑，你不是从前和她说过老公和钱一样，该是谁的就是谁的吗？她怎么还这样小心眼？

樊小刚连续拨了两天电话，叶正然家里的座机没人接听。他苦笑着摇头，要许芳苑查找从前的记事本，找找有没有叶正然的手机号码。

《新新视点》的主办方已经同意出让这个杂志，樊小刚已经拿出具体方案正在和有

关方面商讨。樊小刚觉得必须找到叶正然，他对《新新视点》的情况最了解，能客观合理地给这个杂志定位，如今办杂志，定位，关系着效益和影响力。

找得到吗？樊小刚问许芳苑。

找不到。他不习惯用手机。许芳苑说。

那怎么办？樊小刚有点急切。

我问问陈双桥。许芳苑说。

呈州的文化圈在全国已经渐有名声，陈双桥专门请过全国的名家到呈州考察过这里的文化现象，并确认了一个叫做“呈州作家群”的新颖说法。呈州地处高原中段，恰好在北回归线的位置上，四季如春，不燥热不淫霏，老城进化成新城，越发新潮得有些慵懒。全国的文人们在上世纪末开始关注这个地方，最初几年来到这里的文人们还用“民族风情”“特殊地貌”等借口来修饰自己的选择，如今却很少有人提及什么借口了。陈双桥说，喜欢就是喜欢，呈州就和文人有缘分，呈州有个氛围，这是个适合写作的地方。

上世纪末，许芳苑还年轻，她熟读了在呈州的文人们的很多文字，在那些文字里找到了不少精神上的寄托，那时，她立志要嫁个文人。那个时候叶正然也被陈双桥鼓动，写了一些关于多年前到过呈州的记忆，许芳苑选中了叶正然的文字，进而，人也被她选中。

陈双桥是省里的作家，他来呈州已经二十年，写了九本长篇小说和两本关于呈州文化的书，被省里“封”为“高原文学的代表人物”。他一直在呈州的文化圈里混，是省作协的副主席，却基本不做官场的事，也不坐班，他吃着自己的版税和作协的补贴，每年拿出个把作品来算是“交差”，生活很是惬意。他给叶正然打电话说，有个叫许芳苑的女孩子想认识你，她不知道你是外省人，她以为你在呈州哩，你来吧，不错的姑娘哩。1999 年春天叶正然在北京和陈双桥见了一面，陈双桥知道了他仍然单身，1999 年夏天就接到了陈双桥的这种电话。1999 年秋天，叶正然便赶到了多年不见的呈州。随后他周折了几年，在 2002 年决定留在呈州的时候，陈双桥对他说，有时候吸引人才是需要“美人计”的。

叶正然属于人才。他询问过陈双桥什么样的人算呈州需要的人才，陈双桥说，坚持多年干一种职业，在这种行当中做出不懈努力，并取得成果的，大抵算人才。他又说，呈州大抵要的只是个别行业的人才，比方文人。

省里针对“呈州文化现象”做了专题，广播电视报刊都讨论了许久。叶正然和陈双桥都接受过采访，大谈呈州的文化氛围。陈双桥指着叶正然对电视主持人说，你们看，他不但在呈州找到了创作的灵感，还找到了生活的灵感，不信你问问他的恋爱史，和咱们呈州文化紧密相连哩。

当然叶正然没去曝光自己的爱情，他对许芳苑说，我们的故事应该放在最后披露，那时候我们应该八十岁，或者九十岁，我们要一起度过金婚，再回头总结恋爱和婚姻的酸酸甜甜。

从来到呈州到进入《新新视点》，叶正然为呈州写了三十万字，三本有关高原风情的



小说卖得很火，他从清贫走向富裕，在富裕中开始向往婚姻。

那时的许芳苑在呈州是小有名声的，她是电视台的金牌主持人，连续六年的《呈州记忆》栏目始终保持着最高收视率，节目的深度和广度都被观众肯定，也在全国拿了大奖，更为台里创下了天文数字的广告收入。她在很多年前已经有上街戴墨镜的习惯，呈州人太热情，见了她就会拉住她说个不停。

《新新视点》采访过许芳苑，也就是那次采访，斩断了叶正然和许芳苑的关系。

陈双桥说，可惜了。

陈双桥对许芳苑说，叶正然，唉，可惜了。陈双桥对叶正然说，许芳苑，唉，可惜了。

杂志对许芳苑的采访并不是叶正然策划的，那时叶正然刚刚在呈州上班，《新新视点》的人并不知道许芳苑和叶正然的关系。

赵盈，女，26 岁，记者，负责高端客户和著名人物的采访；

张明华，女，29 岁，编辑记者，负责娱乐文化栏目的采编；

路俊斌，男，28 岁，主攻广告拓展业务；

秦林，男，35 岁，资深编辑，财经和政法栏目主笔；

马伦，男，33 岁，副总编；

徐薇，女，30 岁，总编。

事后叶正然找出徐薇给他写的“同事介绍”，好好地品味了这些人。徐薇是认真的，她没有时间和叶正然谈杂志社的详细情况，就亲笔写了个明了的东西给刚上班的叶正然。这张纸，叶正然保存了很久，他在离开杂志社之后还常常拿着这张纸，不回避心里的五味翻腾，镇静地回忆那天自己的梦游，还有那梦游带来的癔症。

采访是赵盈主持的，就在编辑部隔壁的会客间里。叶正然从外边办事回到办公室，已经听到了许芳苑在隔壁咯咯的笑声。赵盈可能和许芳苑谈得很投机，其间回办公桌取东西时有些眉飞色舞。张明华询问采访进行得怎么样，赵盈说，许芳苑是个有故事的人。赵盈说话的时候给张明华挤了一下眼儿，给她看许芳苑拿来的几张照片。那些照片叶正然并没见过，场景是电视台的大门，一张是许芳苑靠在一辆黑色的宝马车上，和一条纯种牧羊犬嬉戏，另两张是许芳苑和一个男人的合影，他们一人拽着狗的一只耳朵，两张笑脸阳光灿烂。

采访还在继续，赵盈兴冲冲再次返回隔壁，张明华便和秦林、路俊斌开始小声讲许芳苑的故事。他们好像知道照片上的那个男人是谁，并且知道那个男人追了许芳苑好多年，而许芳苑在临江小区的房子，就是那个男人给她买的。叶正然听得心惊肉跳，却不敢动什么声色。

叶正然被陈双桥引见给许芳苑的时候，就是在临江小区许芳苑的家中。那房子并不十分奢华，基本是许芳苑的父母在住，而许芳苑自己住在电视台的员工宿舍里。那房子

大概有八十平方，两室两厅，确实是新房，按照当时呈州的房价，房子要值二十万元。在叶正然的脑子里，二十万元的礼品足可以让呈州人动心，这种求爱或者求婚资本，是自己无论如何也赶超不了的。

他们同居了半年呢。张明华小声说。他们的故事电视台的人都知道。

现在美女都有老板包养，有什么新鲜的？别看呈州小，时尚生活可跟得紧哩。路俊斌也小声说。

她有多大？二十五六岁？也该是结婚的年龄了，别是甘心当二奶吧？秦林的声音也不大。

胡说了，樊小刚可是单身，人家离婚好几年了，就等着她呢。张明华说。

唉，我怎么就没钱呢？这样讨好女人需要钱噻。路俊斌说。

唉，我怎么就没人包呢？也是，眼看到三十了，谁要我呢？张明华说。

叶正然坐在那里，浑身燥热。陈双桥在介绍许芳苑的时候，并没有提到过她的婚史和恋爱史，陈双桥只说，许芳苑是个好姑娘，一切都得你们自己去相互了解，我说了没用。

叶正然坐在那里想，也许老陈是知道一些事情的，但这事蹊跷，老陈会明知道许芳苑有个叫樊小刚的男人，愣要把自己介绍进去？

你是要推我进入角色吧？进入一个戏剧性的故事里？我做主人公？叶正然在第一时间给陈双桥打电话。叶正然跑到电梯口打出这个电话，电梯口离编辑部已经超过三十米距离，基本不会有同事听到。

我在厦门。陈双桥说。我晚上给你电话，现在正在开会。

这天下午，许芳苑和叶正然的恋爱终结了，并没有等到晚上。许芳苑当晚要去怒江采访，而且是和樊小刚一起去，而且要在怒江住下两天。叶正然对随后“赶到”的陈双桥的电话说，老陈，我和许芳苑完了。完了的事，不用挽回了。

许芳苑是在杂志社的走廊上遇到叶正然的，她脸上带着有点自豪的微笑，想对叶正然说点自夸的话。她并没有在记者赵盈面前提到叶正然，所以也就丝毫没说自己和《新新视点》的这种“连带”，她以为叶正然在外面忙别的事情，想给他个惊喜。叶正然的脸色并不好看，他那时刚和陈双桥通了第一次电话，陈双桥正在开会，他想问的问题并没问成。他看着许芳苑春风满面的样子，心中疼疼地动了一下。他不知道该说什么话，顺口问了一句：你拿给她的照片是要刊登的吗？

啊，是啊，我翻了好多照片，觉得那几张我笑得最好啊。许芳苑说。

那照片上的男人也要和你一起上杂志吧？叶正然说。

啊，可以处理掉嘛，再说一起上也没什么嘛，他是我的节目的投资人嘛。许芳苑说。

你回去吧。叶正然不再想说话，他认真地看了看许芳苑，就自顾自地走向编辑部。

哎，我还得告诉你，等一下我就要去怒江出采访，要两三天时间呢，你好好的啊。许芳苑转身拉住叶正然说。

不会是和樊小刚一起去吧？叶正然感觉到了自己在喘粗气。

是啊，你怎么知道？许芳苑问。



许芳苑惊奇的样子让叶正然涌上了难以自持的反感。他回头瞪住许芳苑，脸上已经有些抽搐。他想不出来恶毒的话来，他只觉得面前的这个女人歹毒。许芳苑已经明显看出来叶正然的失态，却露出了暧昧的微笑。她这时已经反应过来，面前的这个男人为自己吃醋了，这种感觉真的很好，让许芳苑很受用。

那，你和我是干什么！叶正然几乎爆发出来，但他还是压低了声音，狠狠地问过去。

我和你？我和你没干什么啊？许芳苑并不知道自己矜持和撒娇的后果。

那，你去吧，你应该跟樊小刚过了，何必来骗我！叶正然提高的声音。

许芳苑的手机响了，她笑容满面地接听电话。打电话的正是樊小刚，他的宝马车正在杂志社的楼下等着许芳苑。许芳苑回走几步拉住叶正然，仍然笑容满面。

我不和你说了，来不及了，我得走了，我回来和你说好嘛，我回来和你说。

说话的时候许芳苑已经向电梯走去。叶正然再次提高了声音说话：你回来就来得及吗？我们，完了！

许芳苑的脚定在远处的走廊上，她惊异地回头，脸上的笑容凝固，消失。她想走回几步的时候，手机再次响起，她接听电话的时候脚步徘徊，神情徘徊，却最终还是走向电梯。电梯门关上的那一瞬间，叶正然看到了许芳苑脸上的表情，那表情和他一样，是抽搐。

编辑部的门口站着上班的所有人，赵盈，张明华，路俊斌，秦林。两个女人用手捂住了嘴，两个男人的嘴角好像也有点抽搐。

《新新视点》编辑部里鸦雀无声。下班铃声过后，每个人都讪讪地走了，叶正然关上手机，把电脑里的音乐开到最大音量，整个屋子里尖叫着新新人类的摇滚。陈双桥把电话打到了编辑部，叶正然对陈双桥说，老陈，我和许芳苑完了。完了的事，不用挽回了。

许芳苑当然熟悉陈双桥，相当熟悉。陈双桥给许芳苑打了电话，但她在去怒江的路上，那个地方信号微弱，听不清楚。晚上，许芳苑试着用樊小刚的全球通给陈双桥打电话，那时陈双桥正在飞往昆明的飞机上，电话关机。当晚十一点，陈双桥从昆明回到呈州，没回家就直接找到了叶正然，他们在茶馆要了茶，还没等进入正题，陈双桥的手机响了，他看了一眼号码，随口嘟囔出来："哦？是樊小刚的。"接听后却是许芳苑的声音，他刚说，是小苑啊，我正要找你，叶正然一把抢过电话，重重地拍在了茶桌上。手机壳子散了，显屏上裂了一道痕，努力地闪了一闪，终于灭了。

叶正然说，老陈，我赔你最新款式的手机。

三天后，许芳苑从怒江回到呈州，叶正然已经离开了呈州。陈双桥告诉许芳苑，叶正然回北京去了，他说他想家了。

二十天后，叶正然回到呈州的时候，身边多了一个女人。他向陈双桥介绍，也向编辑部的同事们介绍，这是我老婆，廖玉，我们刚刚结婚，正在蜜月里。

2003 年，《新新视点》很平静，叶正然的同事们都变成了安静的性格，编辑部里祥和得一塌糊涂，大家的基本口径是，叶老师都而立之年了，该有个家了，这么喜欢呈州，定居在这里做自己的事业，上好的选择哩。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